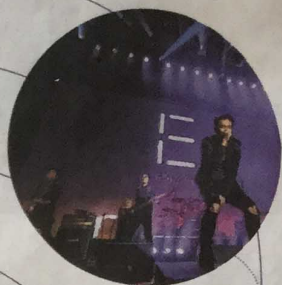


# 娛樂以外， 音樂作為工業



EMPTY HK



「香港只有娛樂圈，沒有樂壇」，一句被引用無數次的說話，今天依然成立。然而，今天獨立音樂人毋須簽約大唱片公司才有「發圍」機會，而事實上，簽了大唱片公司，也不擔保可以名利雙收，音樂人甚至可能因為需要跟隨「遊戲規則」處處妥協，稜角盡失，遭支持者離棄。仔細看看YouTube，你甚至發現主流歌手與獨立歌手的MV瀏覽數量，未必有我們想像那麼遠。去年以獨立身分發表專輯的盧凱彤也表示，透過社交媒體這個「低成本」的宣傳渠道，所得成效絕不比在大公司效力小。

文·RM

80後樂迷，自由撰稿人，Bitetone編輯

假如你有心想發展音樂事業（而不是音樂興趣），如何有策略地「經營」自己，是你必須面對的。Sad but true, 相信沒有音樂人真的奢望單靠音樂飛黃騰達，現在也不是需要巨星的年代，但不用永遠「蝕住來做」，除了比較合乎經濟邏輯，某程度上也是一顆定心丸，甚至鼓勵。「I want you廣東歌／就算會有一點肚餓」（林海峰《廣東歌》），唱起來確是有笑有淚。

## 尋找音樂的答案

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is the end, 或許是獨立音樂人需要一點時間慢慢領會的道理。接觸不少獨立音樂單位，開始的時候興致勃勃，落地地創作、籌備製作、灌錄唱片、爭取演出機會，最大目標就是出版第一張唱片。有的單位跑了很久還未跑到出碟的終點；有的有心有力，終於出版了唱片，然後舉辦發布音樂會，然後呢？然後發現原來出碟不是終點，而是起點，音樂事業是一場馬拉松——怎樣推廣自己的音樂、繼續創作、讓更多人認識自己、籌備下一張製作更精良的作品、吸引更多聽眾……

由文藝復興基金會主辦，「創愈香港」贊助的「搶耳音樂廠牌計劃」（「搶耳」），正是嘗試為這個問題，找出一個另類的答案。這個旨在培育中小型音樂廠牌，為期一年的計劃，主要希望透過廠牌工作坊、國際產業論壇、師友嚮導計劃及演出，讓學員從一個音樂產業的角度，了解industry的運作與未來趨勢。此項計劃吸引了125隊音樂單位報名。

計劃邀請來自音樂工業不同崗位的人士，包括樂評人（馮慈慈、袁智聰）、音樂人／監製（馮穎琪、黃耀明）及經理人（郭啓華）作為評審，很大程度反映了計劃並不是一般的「選秀」，而是從音樂風格及水平、塑造性、對音樂工業的commitment等等，挑選最適合的單位參與。甄選後選出了12組人圍單位，當中包括曾經隸屬主流唱片公司的迪子、曾自資推出唱片的獨立樂隊Pasha，也有初出茅廬的Adrian Lo、The Sulis Club、周華欣等。

一系列的工作坊，涵蓋多個獨立音樂人常會忽略，或不知如何入手的題目，包括音樂出版、版權和版稅、廠牌經營、與媒體的關係、集資模式的可能性等。其中一節分享，郭啓華（東亞唱片顧問、人山人海始創成員、鄭秀文經理人）首先詢問學員的role model，是否為香港某知名樂隊，然後列出以他所知該樂隊的收入來源及與唱片公司分帳等，讓學員參考。赤裸裸讓學員深思的問題是，你是否願意為你的音樂事業，在創作上向市場作出適度的妥協？僥倖地成功了，換來的也可能只是與一份「朝九晚六」工作沒有分別的回報。玩音樂、發表音樂是非常簡單的事情，但想在「樂壇」佔一席位，你必須時刻清醒你的初衷是什麼，你願意犧牲的又有幾多。

而去年9月，「搶耳」於香港大學舉行一連三場的國際

音樂產業論壇，可謂十分難得，因為就算是主流樂壇，也鮮有這樣的開放平台，給音樂人及公眾參與有關業界的分享。論壇邀來多位海外及國內音樂工業資深工作者，包括中國獨立音樂廠牌摩登天空及音樂節先鋒沈黎暉、美國Noise Pop音樂節主理人Dawson Ludwig、美國傳奇獨立廠牌Asian Man Records創始人Mike Park、「唱出香港」召集人蔡靜怡，深入討論數碼音樂及串流發展、音樂節營運及音樂工業變遷等題目，同時探討了北上發展，香港音樂人還有什麼出路。

幾場論壇末段均設有問答討論環節，有趣及令人可喜的是，除了一眾「見慣見熟」的音樂人及推手，席上也吸引了一眾修讀商業、市場推廣，甚至軟件程式編寫的中外學生。兩個群組發問的問題，正好形成強烈對比。當一眾音樂人還在惘惘申流平台分帳不公，學生們反而好奇平台如何運用algorithm訂制更多服務項目、音樂節的資金來源及分佈等。作為創作人，固然重視創作的integrity及權益是否被尊重；但計劃亦希望提醒他們，同時需要抽離一點，了解工業運作。正如黃耀明曾在工作坊分享，獨立音樂人難免要「一人分飾多角」，因此以「純良如鴿，靈巧似蛇」比喻獨立樂團的創作與營運心態。

## 拉闊聽眾耳朵

「搶耳」另一個重點項目，是現場演出體驗。除了今年1月時的「壓軸大show」搶耳音樂節，之前還舉行了數場「搶耳展演」，分別在灣仔的新live house——1563 at the East、香港大學及兆基創意書院舉行。表面看來，展演不過是讓參加樂隊多一次接觸觀眾、豐富演出經驗的機會，其實不止如此。一個健康的音樂生態，最核心的elements，不外是音樂人、live house、媒體（樂評人）以及聽眾。而香港獨立音樂發展最大的斷層，自然是live house文化未臻成熟以及音樂媒體的缺乏。

坊間常說香港live house不足，但心水清可以一敷，每天城中音樂活動其實頗多，搖滾、民謠、電子、爵士、金屬、實驗、hip-hop，可說是「睇都睇唔切」。真正的問題是觀眾不足，又或是直接一點，願意真金白銀付錢看本地音樂人的觀眾，仍是不足。我們要問的是，這是因為本地觀眾覺得外國月亮特別圓？因為介紹作品及演出的資訊不流通？聽眾的鑑識能力不足以理解流行音樂以外的選擇？還是本地音樂人的作品質素，真的不足以與外國競爭？多場免費的「搶耳」音樂節及巡迴反應理想，觀眾可能是因為嘉賓RubberBand、盧凱彤或小塵埃的大名而入場，卻因而認識了多個不同風格的音樂單位，或是首次到不同的展演空間欣賞演出，拉闊聽眾耳朵及認知，十分重要。

計劃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資深音樂人與學員的「師友嚮導計劃」，計劃盡量根據學員的音樂風格及特質，安排一位資深音樂人為他們的「導師」，例如具電子風格的

Adrian Lo及Pasha與梁基爵配對，以collective形式運作，本來就頗像一個獨立label的JL Music，則與作曲家兼音樂廠牌Frenzi Music（旗下音樂人包括Nowhere Boys及黎曉陽）創始人馮穎琪配對。計劃沒有硬性規定師友的互動程度，但正正是對學員的考驗。想要擴大音樂圈的人脈，向前輩請教更多有關業界及製作上的知識，必須靠自己主動出擊。

## 看得見的未來

私下與一些學員閒談，都認同這是十分難得的機會。縱然導師們平日工作十分繁忙，未必能夠經常抽空與學員交流，但學員表示，從與導師以及工作坊中與音樂人及業界人士的交流，解決了他們心目中很多「想問又不知問誰」的疑問。當中包括與他們最切身的問題——有關版權以及串流平台授權的問題，「搶耳」單位Adrian Lo及The Sulis Club都在計劃期間推出了首張唱片，均表示能夠即時把學到的運用。

看得見的未來，是對獨立音樂人最大的鼓舞。Supper Moment登上叱咤舞台，未來看來還會進軍東南亞，觸犄毛在破格以外仍能與主流歌手合作，衝擊主流，甚至方皓玟的「好歌有好報」，對一眾獨立音樂人來說，都是一種鼓舞。獨立音樂不需要被「拯救」，因為熱愛音樂的創作人永遠不會停止創作分享音樂。如果連音樂人自己也不相信好音樂終究能夠吸引知音人，才真正是香港樂壇已死的一天。「搶耳」只是一小步，為音樂人提供「實戰」技巧。還望未來更多有勇有謀的音樂人，成功搶到更多樂迷的耳朵。

（原題：娛樂以外，音樂作為工業「搶耳音樂廠牌計劃」。圖片來源：文藝復興基金會。）

## 世紀·info

### 唱出自己的歌：音樂電影節2017

成功舉辦「他們在島嶼寫作2：文學電影節2016」後，文藝復興基金會再度出發，聯合JA CineHub舉辦與音樂跨界的主题電影節。冰島謎音、台灣民歌、原住民音樂……跨越身分界域，連串音樂紀錄片，傳遞獨一無二的音樂精神。

日期：2月  
地點：U  
主辦：文  
支持：香  
詳情：r